

有一件事情,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,但是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。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。我工作的地方是个县城,县城很小,只有一条主要的街道,几盏路灯摇摇晃晃的若隐若现。街道两旁的胡同里却没有路灯,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。

随笔

### 盲人的灯笼

鲁先圣

我们还没有在意,以为就是普通的打灯笼的行人。等到了跟前的时候,这个人却让我们惊奇了,原来这是个盲人,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竹竿呢。他显然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,他停下来,站在一旁,让我们先过去。我忍不住自己的奇怪,小声问那盲人:“你是个盲人吗?”

做什么呢?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?盲人笑了,他对我说:“我听说灯笼是用来照亮的,你们这些好眼睛的人,只要有了灯笼,黑夜就如白天,我打了灯笼,你们就不就看见我了吗,就不会碰到我了。”

随笔

### 养爱

安宁

报载,青岛一女子,在路边发现一受伤白鸽,遂带回家中,悉心调养,待其康复如初,女子便准备放生。不想,却是再也放不掉了。白鸽不仅原路寻回家门,而且此后与女子左右相随。甚至女子上班、散步、打车、逛街、办事,白鸽皆安静站在其肩头,既不扰乱,也不离弃。这段人与鸽的奇缘,被好事记者拍下,发于报章,竟是引来喝彩一片,皆说,此鸽真是通了人性呢。

喝到上品茶的味道。反之,如若不善侍弄,则会坏了你其后的品茶之日。

但小姐没有时间,究竟要付出多少的气力,来养这盏壶,方能在以后长长的午后,品到上等茶的甘甜。这每一缕味道,怕是要用十分的细心,来养的。一个“养”字,只从构字法上,就可知道,需要人勇闯三关,方能达其畅通无阻的境界。

而一块玉,一枚银饰,亦是如此。玉佩戴时日长久,会吸纳人的温度,通达经脉,更现其温润澄碧之色;而那精心爱护的人,也会得其精华,颐养肌肤。在玉,此处之“养”,常称为“盘”,盘玉即人用手指反复抚摸,如此,一块活玉便会绽放最美丽的光华。银饰可称最为费时的饰品,每日洗澡,皆要取下放好,而且还需时常清洗,以防氧化。但人的汗水,却能养它,让其渐次呈现迷人色泽。

人与自然之物,即是这样奇妙的关系,一分田,一株花,一棵树,一只鸟,甚至一段爱情,大抵都离不开一个“养”字。田的肥沃,花的妖娆,树的茂盛,鸟的精灵,爱情的相依相偎,是回报给“养”的果实。

一份爱,养得好,自有奇迹,养不好,便只剩了痒,各白丢弃,再不想念。



秋色(摄影)

补习班的广告打出来了,说是有个美国孩儿也参加补习。把中国孩儿和美国孩儿泡一块,让中国孩儿和美国孩儿互相学口语,多么好的创意!

小小说

### 美国孩儿

秦德龙

混熟了,能够简单地会话交流了。他们首先在一起玩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。当然是美国孩儿扮演老鹰了,中国孩儿扮演鸡群。有趣的是,老鹰永远都抓不到小鸡,鸡们将老鹰拖得大喘粗气。美国孩儿不解地问:“鹰,为什么要捉鸡呢?”

美国孩儿不理解,不理解就是不理解。中国的事就是这样,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。身在其中,不理解也就理解了。或者说,理解的要理解,不理解也要理解。当然,这是中国孩儿用美国英语演戏,美国孩儿不理解是不奇怪的。好在在美国孩儿有中国血统,不求甚解,这也是最佳的选择。



山水(摄影)

济元

郑州地理

### 桑梓峪

马清贤

桑梓峪,是荥阳市环翠峪景区的一个自然村,地处卧龙岗正北、帽谷堆山峰之西北麓的山沟里。据说,这里是传说中嫫祖的出生地。

们看见了路,我才能安全。”盲人赶快纠正我。我们顿时无语。片刻之后,盲人继续向前走,我们也继续走自己的路,盲人的脚步声渐渐消失在胡同的远处。后来,又经常在那条胡同里遇见那个盲人,每一次都看到他手里打着一只灯笼,也每一次都让我陷入深思。

随笔

### 婆媳拼图

黄雯

80后一代人的婆媳关系目前展现出了新时代婆媳关系的诸多新问题,而且,成了造成家庭矛盾的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如今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一代,在承受着社会巨大责任的同时,也备受家庭婆媳问题的困扰。如何化解婆媳问题,显然成了当下家庭最急迫的影响和和睦的问题。

玉琪

已经俨然成了当下家庭矛盾的主要发源地。婆媳相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但是,每个家庭的经又各不相同,因为,百人百姓百脾气,所以,婆媳相处没有固定的套数。别人的经验更不能生搬硬套,但是道亦有道,婆媳相处还是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相处原则。

炒。有时,还要拌上粉尘,黏糊到一起。”

中国孩儿听了美国孩儿的话,哈哈大笑。美国孩儿说出这番话,说明他已经理解了中国文化。可是,美国孩儿却没笑。也许,他想起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孤独。回到美国去,谁和他讲汉语呢?虽然,汉语是母语,可自己的周围,没有说汉语的环境啊。想到这里,美国孩儿忧心忡忡地说:“在美国,我只不过是个香蕉而已。”

解,却早已实现了“三通”,民生的生活均在温饱线以上。环翠峪景区管理处的党政两委领导班子,充分发挥嫫祖故乡的知名度,已着手开发桑梓峪的旅游资源,给游客一个“饮水思源”的新亮点。

桑梓峪地名由来已久,本村年近八十的秦老汉说:正确用名应为“桑梓峪”,是嫫祖家乡的意思。有段时间曾叫“獐子峪”,那是因为这这里曾发现过獐子出没的缘故。但现在有人又叫“三子峪”,就无从说起了,那是懒惰之人图书省时省力的一种笔误,应该纠正过来。

过了几天,星期六我回家,见到岳父时心情既愧疚又沉重,想不到他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:“君彦你连累了我,我当教育总长时,根本不知你是谁为人。现在在红卫兵批判我,是我连累了你。”我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,我说:“爸爸,您说反了,是我连累了您。”自从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后,心里就想:红卫兵怎么糟践我不要紧,千万别殃及我的家人。可是这次抄家还是把老人连累了。章老没有埋怨我半句,反而宽慰我,可我心中的愧疚持续了很久。几年前,女儿洪昆在上海接受访问时提到这件事:“父亲是上海人,北大教授,‘文革’对他灾难性的,史家胡同一五一号仅有一次抄家便是因为他。那时他对爷爷章士钊说:‘我连累您了’,爷爷说:‘不,是我连累你。’”挨批挨斗时爸爸都没有哭,一听此话泪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
随笔

### 章含之态度变了

章含之

也就是那个星期六,我第一次在亲人间感受到人情冷暖。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,我一直不敢脱帽子。即使回到家里,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。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,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。她吓得号啕大哭,抱着我的腿说:“爸爸,我不要你这样,我不要你这样。”我也哭了,把女儿搂在怀里说:“妞妞乖,不怕,不要怕。”

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。她坐在沙发上,双脚踹在茶几上,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:“你看你这个死样子,你还有脸回来啊!现在人不像人,鬼不像鬼,我要是你,跳到北海死了算了。”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。我当时大为震惊。

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。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、恩爱欢愉的好日子,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。现在我突然遭到灾难。原来的光明坦途变成荆棘遍地,我一个人往前走太难了。我多么希

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。结果却完全相反。但是我还是尽量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,试图去谅解她。听到这番话我强忍着泪水,一言不发。我想:那天红卫兵抄家她也受了惊吓,再说她这个人最要面子,她认为我当时的种种遭遇是丢了她的脸,不免对我心存怨恨,才说了那样绝的话。然而这句话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,刺伤了我的心灵。因为她的态度与老人和女儿相比,大反常了。当时家里老的小的都同情我的处境,而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,怎能叫我不寒心!由于当时我的处境岌岌可危,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,把苦水往肚里咽。不过,那时我已朦胧感到: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。

第三章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不久,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搞跨省市的大串联,互相传授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资本主义的罪行,章含之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,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,其中有一位张某。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、宁波和上海。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,所以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我大姐的儿子。当时我仍在北大“监督劳动”,只有周末才可以回家。我没有资格串联,无法陪她同行,只能写信给大姐,请大姐好好款待她。我认为她在“文革”

后心情也不愉快,出外串联是件好事,可以散散心。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她,乐意为她安排一切。我大姐洪君慧大我十七岁,一直非常疼爱我。1964年我母亲去世后,大姐对我的爱护又深一层。那时我家兄弟姊妹七人,只有我一人远在北京上学、工作。逢寒暑假我返沪探亲,大姐总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,真所谓长姐如母。所以章住在她家,她对弟媳也照顾周到。大姐专门把亭子间为章布置一间舒适的卧室,把章当上宾招待。在上海,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。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,出外人对玩得欢天喜地,把我完全置之脑后,想到我身在北大挨斗受罪,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。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有时拉着接着的亲昵样,感到十分诧异,用好奇的口吻问舅妈。章却说:“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,都很洋派。”似乎反倒是我外甥大惊小怪。

意思,“你说三周样机就好了?不是一个月吗?” “样机”可以用人家的东西先顶上嘛。”武锐锋把自己的计划透了一点底,“但一个月后,我们自己的产品才能出来,所以在有样机后,你们还得拖25天。” “还要拖25天?哟,这可有点伤脑筋呀。”夏琳撇嘴低声惊呼了一句。“电话处那边,我想办法拖一周吧。”韩宇自告奋勇地说。

“另外,在商务谈判上,也可以拖一周嘛。价格先报高点,搞几个回合的拉锯战。”崔大为对玩这种把戏胸有成竹。“武总,您的研发可一定得成功哇。”夏琳说,不然的话,白白耽误了乌州局一个月,自己可没脸见人。“研发总是有风险的。”武锐锋胸有成竹地说,“不过这一次,完全不成功是不可能的,最多再拖点时间,或者多加些通宵夜班。”夏琳听话听音,马上想到:这次和乌州签的光环合同,一定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恒佳的违约责任减到最低。但乌州局也不傻,他们肯答应吗?

“那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。”崔大为再次确认,“小韩,你写个备忘录,我们都签个字。” “我来吧,你去再买些吃的,咱们应该庆祝一下。”夏琳主动请缨道。

在崔大为的强烈要求下,举欢庆一番。但武锐锋最后一句话让大家的心又悬起来:“这个项目不算小,我得向范总汇报后再定。今晚的讨论,就只到我们四个人吧。”

第二天,崔大为和武锐锋坐在回程航班上,“哎,说实在的,你看夏琳这女娃怎么样?”崔大为忙着眼睛看着武锐锋,眼神似笑非笑。“挺好的啊,漂亮,而且能干。” “呵呵,你要是觉得不错,我可以给你搭个桥。老实说,我觉得你们俩还挺般配呢。” “什么呀,你别瞎扯了。”武锐锋一听这话,脸立刻涨得通红。他虽然是个技术奇才,但却不懂得如何和女孩子交往。实际上,在天山篝火的那一晚,他已很欣赏这个面容姣好,双眸清澈、优雅内敛的女孩子了。

良久,等到崔大为和韩宇四处转了一圈回来,武锐锋才对大家说:“如果我们在下周最后一天,告诉乌州我们有类似的产品,但价格只是爱西的二分之一,那情况会怎么样?” “乌州肯定会暂停订货,马上派人去考察我们的样机。”崔大为非常干脆地说道。

“不过这时我们还没有样机,你得找理由拖时间,估计最多能拖多长时间?”武锐锋再次问道。

三个人的眼睛不约而同盯着夏琳,她是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,现在在她的态度是决定性的。夏琳第一次担此大任,心里没底,她又怕在武锐锋面前示弱,只好揣度地说:“这事我没经验,崔总,估计两周最多了吧。” 崔大为想了想,有些犹豫地点了点头。 “那这样就熬了三周了。”武锐锋拣起根树枝把篝火拨旺。

“三周?”崔大为听出武锐锋的

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

我和章含之离婚前